

佛教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下）

◆ 郭文夫 主講

◆ 許美惠、陳佩珍 整理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講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釋迦牟尼佛提出來，人不是只活在現在，也活在過去，由於過去種種因緣才形成擁有人間今天的我，而這個我無限擴大迎接未來的大我。釋迦牟尼佛經典，透過弟子和一些再傳大德的傳揚，都在指引著我們，活在人間是無比高貴的存在，對生命有無限尊嚴，對必然來臨的死亡——彼岸的世界，我們也可以非常尊嚴地去接納它。它也是無限世界，必然的要來臨，它讓我們大雄無畏地來面對生命。關於這一點，德國現代的哲學家，也是我的好朋友，世界哲學總會副會長韓氏·蘭克(Hans Lenk)有一次來到台灣大學演講，特別提到他們最尊重的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他是醫生，也是位宗教家，名音樂家，他是專門研究基督宗教的，在他一生中提出了 reverence for life，在中文裡有兩種翻譯，一種是尊重生命，第二種是敬畏生命，不管是尊重也好，敬畏也好，已成為廿世紀乃至廿一世紀世界文化的寶藏。Hans Lenk 到處演講，專門發揚史懷哲的觀點，再結合康德(I. Kant)觀點，再去銜接柏拉圖(Plato)的觀點。在東方特別是儒、釋、道，三家中，佛教裡也有 reverence for life，它不只是敬畏，更要化為行動，慈愛一切眾生來共同存在，共生吉祥，這是整個世界偉大的目標。假使要成為偉大的宗教與哲學，離開這一點，都不能算是偉大的宗教，它只能算是普通的哲學而已。

在這裡我要特別懷念一位朋友，就是李小龍的親切知己丁珮女士，她在遭遇大變之後，情緒、生活幾乎是顛倒，很難活下去了。後來一個機緣接觸到六百卷大般若經，到現在已經看了七遍，不斷重新展開生命之旅。每看完一遍，她與我通電話，找我一談五、六小時，那是常事。我在台灣大學主持學術研討會時，很想把她請來演講，後來有人一聽到出道影藝界的人，有點爭議性的人物，就稍微有點保留。但是，我們看一個人不只要看她過去，要看她現在，還有未來的宏願，所以奮鬥了卅二年當中，一方面讀大般若經，另一方面引導她看華嚴經。因此她母親告別式的時候，特別選擇了《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來頌讚自己最親愛的母親。我在座位上看著華嚴經龍藏刻本對照著，她背誦四十分鐘沒有稱頌錯一句、一個字，領悟力相當了得。既然郭會長曾經邀請過胡因夢女士來演講，今天我就特別推荐她，假使有機會就邀請丁珮來，讓大家聽一聽她怎樣了解、體會佛教的經王《大般若經》。也是在唐代時，為什麼大書法家褚遂良要那樣誠敬的寫下了大唐聖教序，沙門懷仁用大心集王字來表現它。大般若經不是一般經典，在唐代就已經証明了，聖教是以佛教推動神聖的教化作用。如同儒家最高目標，嚮往的是聖人，道家、西方宗教、希臘哲學也追求聖賢，那是人類所嚮往，可是真正實現的並不多，能夠名副其實也很少，我還是學生，喜歡向古往今來、過去、現在、未來的眾生學習，也願意向所有的聖賢學習，更何況是大覺之師的釋迦牟尼佛，他帶給人間無上光明。

我們在這人間所能夠傳的，假使用莊子的名詞，通常是一些糟粕語言而已。我所

能講的也只不過是在佛說廣大無邊甚深法海的世界當中的一點點微薄語言，因此我今天來非常誠意把「佛教學的過去、現在、未來」作為我演講的題目，所有的三世在廣大無邊的空間和亙古悠久的時間存在，只要我們是有緣人，我非常願意用一生在哲學、藝術美學、世界哲學思想這方面，擺脫一切糾雜，投射在佛學上，我學習它，我現在還自認是學生，我以學生對這方面的了解來回報各位今天的來臨，非常的感謝大家，也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回應，來教導我、來引導我能夠繼續向善，向著釋迦牟尼佛偉大智慧的世界前進。我們大家一起何妨攜手，從人間共同邁向和平安祥的世界，尊重生命的愉悅和迎接死亡的尊嚴，我們向著大雄寶殿的世界前進，謝謝大家。

郭文夫教授答客問

（甲）問：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來聽到一位哲學家談佛學，我過去十三年來也一直在研究佛學，現在有幾個問題來請教郭教授。

一、一位西洋哲學家讚嘆而契入印度佛學才知道原來佛學有很多的境界。  
二、胡適之是一位文學家、哲學家，一般來說，大家非常遺憾，他只寫中國的哲學史上冊，沒有寫下冊。有人質疑他在老莊這方面研究涉入很深，但是對魏晉南北朝的佛學可能涉入時間不夠，以致沒有辦法琢磨太多，他就放棄，因為中國哲學上冊確實寫得非常好，為什麼沒有寫下冊？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郭教授說歐陽竟無提出佛學是非宗教非哲學。我覺得他講的這一句話，並沒有什麼錯，我是非常贊同歐陽竟無的論述。後人提倡的佛學是亦宗教亦哲學，如此佛學中有一四句「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佛教的境界到非有非無，應該比亦有亦無的境界要高，不知郭教授的看法如何？

三、佛教經典中的華嚴經在天台宗的判教裡，第一時它是圓教，但是般若經在天台五時判教是列第四時的般若時，因為佛教還有第五寫法華涅槃時，這是最後最圓滿的說法，即使大智度論、六百卷大般若經是最被推崇的釋迦牟尼的說法。而且佛說般若廿二年的般若經，這在佛教界太重要了，畢竟在佛教裡是以第四時，在天台宗的看法最圓滿的，除華嚴以外，應該是漸圓，華嚴是頓教，頓教的圓教沒錯，但是最後應是漸圓，因最後的圓教，還是《法華經》、鳩羅摩什的一生翻譯《法華經》，我個人法華玄義研究五、六年，我是非常推崇，以上是個人粗淺的建議，謝謝！

郭教授敬答：謝謝這位先生的指教，你非常用心聽我的說法，所提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就我個人來說，當然非常重視四句說，從四個單四句方面發展，變成四個複四句說，那是更複雜、更細膩，你所提到的是單四句，那是屬三論宗或是「中論」（Māyāmākāya Sastra）這一部分做了很大的發揮。

龍樹菩薩和吉藏，甚至最近才圓寂的印順法師，早年在這方面下過功夫，如果從邏輯這方面來說，佛教裡也包含一種叫 either or 的。另外一種叫 both and，再另外一種也變成 neither nor 的那種邏輯，邏輯是說話的表達方式，那是最簡單，要說清楚，講明白，在那種狀況之下，歐陽竟無大師從他的立場來說，我也非常贊同他，但是，另外有一批的學者跟思想家，他們提出的亦宗教亦哲學，那也值得

我們參考，經過廿世紀後半期學術界的衝擊激盪之後，走向亦宗教亦哲學。佛教是可貴的宗教，同時也是哲學，而何謂哲學？大致上是接納西方哲學、希臘哲學，哲學是愛與追求智慧之學，智慧，在希臘文叫 *sophia*，所以 *Philosophy* 就是愛智，這在佛教上般若本身就是智慧，智慧彼岸到，在那意義之下，像亞士培（Karl Jaspers），他是不世出的人，我看過他很多的書，才發現他是西方當中的通人，他接納東方西方，這個人的學問及思想，非常廣博、開放性，也非常紮實，所以他可以從西方哲學從容通達東方的佛學宗教，甚至於儒家跟道家裡頭得到很多的啟發。有些人對他有批評，但作為德國人，這已是相當不容易。

另外判教的問題，在印度原始佛教很少提到，主要是傳到中國來以後，在隋唐時代開始建立了十個重要宗派，然後利用時間歷史的意義去追究，印度人最大的缺點是不注重時間跟歷史，所關懷的是永恆與真理，所以在佛經這方面就很少做詳細的考證，問題就交給了中國化的佛學，像天台的智者大師就有判教的問題，再來引發了中國各大宗派流通有華嚴判教、天台的判教，判教一方面是要檢討追究釋迦牟尼佛講各種經典，可能的時間先後順序，然後再用他所提出的道理做結合，形成了判教。判教是回歸釋迦牟尼說法的原來真實狀況，當然，過程有很多的爭議，這就看個人的解讀了。

你的立場在《妙法蓮華經》，《法華經》這一部經是非常重要的，釋迦牟尼佛是為一大事因緣才示現於世，是為眾生的生死因緣做究竟明白的說法。《法華經》在天台的判教抬得非常高，在某種程度超越了華嚴經的地位，甚至《大般若經》的地位。《妙法蓮華經》是非常重要的，出自中國一個非常重要了不起的大翻譯家鳩摩羅什翻譯，歷史上翻經大師像鳩摩羅什、玄奘都是學問與思想兩者兼通，當然，這是非常難得，也不容易，所以凡是歷史上翻經大師用真誠翻譯出來的漢譯佛經，用《華嚴經》的名詞來講，我是喜出望外，嘆未曾有也，非常喜悅能摸到它，我很高興，有時出門都要帶一本佛經。我到英國身邊也帶一部華嚴經入法界品，讓我得到身心方面的寄托，隨時可以放射內心的喜悅與法喜。我也希望大家跟這位先生提問問題，因為我的回答，大家可以共通地滋潤佛教上的法喜與喜悅，謝謝大家。

（乙）問：我有三個問題想請問郭教授。

一、既然談到佛學，郭教授是位學者，講題內容是非常重視般若理方面，從大乘的觀點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大乘經論，所以我想提問的第一個問題，從學者的角度，還有郭教授的信仰中，生是走向死亡的開始，對於死亡，你是如何看待它，以及所謂淨土，它的真實性是如何？郭教授個人見解如何？

二、瑜伽二字，它的意義在佛教、密教、印度，其中在印度與密教是非常重要的，在佛教是比較隱藏性的，所以瑜伽二字的意義與內涵，請郭教授指教？

三、我不是研究哲學的，如果從哲學的角度看佛學，在學校講課，哲學內容除了佛學以外，應該包括上帝、基督教、天主教，如果沒錯，郭教授應該是位佛教徒，佛教講論的是輪迴、業力、因果，你個人如何看待上帝的審判及創造之說？你如何取得在生命價值中的平衡而沒有衝突？謝謝！

郭教授敬答：一、我在台大教中西哲學，一談到佛學，有很多人就會提問，老師你是不是佛教徒？我對他默默的微笑。等到講西方哲學時，特別是講到中世紀神學這部分，拉丁文叫 *Theologica*，同學也會問，你是不是基督徒或是天主教徒？我同樣對他微笑。從來他們一直在追究我，你到底是哪一種宗教？我說凡是好的宗教，我都一概接納，作為一個學習哲學的學生，對於各大宗教的智識，我必須要坦誠的去接觸它、去學習它。

二、關於生與死的問題，讓我想起以前的一位老師——吳經熊老師，他翻譯聖經舊約詩詠這部分，用先秦跟離騷的筆法來翻譯，完成不可思議的美，接著也翻譯了新約，他自己是位基督徒，但是後來他也研究禪宗，特別留下了一部《禪學的黃金時代》，那部書附帶寫給日本的禪學大師 *Suzuki* 的信，在信中提到一個問題，質疑日本人在思想上有點矛盾，在生的時候接納儒家，但是在死的時候都是變成佛家，這不是有很大的衝突嗎？這在日本文化裡是不是非常脆弱的一點矛盾？*Suzuki* 當下聽了像獅子吼一樣的講，「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啪」一下就停下來，在座其他參加世界哲學會議的西方學者們，被突如其來的動作和簡短的兩句話，愣住了，他們認為這在邏輯上根本不通，也相當粗魯，竟然沒有回答；但是，吳經熊先生說，從此以後他的思想做了重大的改變，原來他如同晴天霹靂一樣，茅塞頓開了。

在禪宗，「生即是死，死即是生」，或是佛學裡有四個字「生死一如」。那是「生死」沒有差別的，一有差別就有生死，如果沒有差別，死與生一樣，這與西方柏拉圖哲學，在「費多」篇（*Phaidon, Phaedo*）觀點幾乎完全一樣。假使我了解希臘文沒錯的話，東方的佛教、禪宗跟西方最偉大的詩人哲學家柏拉圖的看法沒有分別。所以了解了佛教的觀點，事實上對西方的那些天才，用《金剛經》所講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不會被任何東西所絆倒，優遊在世界裡，像莊子的逍遙遊，可以逍遙到西方的天才世界，也可以隨時再回來，東方與西方天才就像「此心同、此理同」的地方太多了。我們不了解它，常常是語言文字的隔閡，如果這一關能夠突破，達到方便善巧展現的文字般若，那麼佛所說的藏經，都不會離開般若，不離開悲智雙運，一離開就等於是我們對它的誤解。如果體會這一點，釋迦牟尼佛——他也是我們，我們也是釋迦牟尼佛，沒有差別。

三、瑜伽梵文 *yoga*，在印度有瑜伽這一派，在中國所傳，從歷史上來看，玄奘傳揚法相唯識宗，佛教有顯教，也有密宗，我們一般在台灣接受的是顯教，密宗就比較疏遠一點，因它屬於藏系的，但是幾年前——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我應邀出席星雲法師所主持的世界顯密佛教學會，集合了顯密兩宗的人參與，朝正面性積極發展回到原始釋迦牟尼佛的大義。顯教、密宗同是屬於佛教，接引的方式、法門，在異中求同，從開始到最高點，應該是可以相互接納的。在歷史上雖然發生了很多的誤解、誤會，但從廿世紀的後半期到廿一世紀，我們大家應該化解，在宗教方面，各個宗教、宗派，包括東西方的世界宗教，我們都應該求一個真正的大和解，而佛教學恰巧可以承擔旋乾轉坤的新時代意義與功能價值。

郭教授按：本演講中所參考之書目，容日後有暇再予詳註。並且專此致謝筆錄者之用心以及慧炬南區分社之貢獻。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日（一）上午校記於台大客寓

